

內地《財經》雜誌變局的啟示

《財經》雜誌是內地公認的最具主流影響力的商業雜誌，一直以其獨立的立場、獨到分析和獨創風格領導內地財經媒體，每期主題報道都幾乎成為一時的輿論焦點，而其主編胡舒立（筆名舒立）以傳奇性的個人魅力，主導了這一雜誌從誕生開始到今天的每一步烙印。

就在最近的一個多月，這一不斷創造財經頭條新聞的財經媒體和其獨具魅力的靈魂人物，卻因人事動盪和個人去留成為其他媒體的頭條新聞之一（迄今，《財經》雜誌自身及其網站對於這一事件沒有任何報道）。這一主客體的轉換，反映出內地傳媒產業內部的資本力量與採編團隊的深層衝突，也證明了內地整體經濟環境不斷嬗變下的商業利益糾纏。

胡舒立1998年創辦《財經》雜誌並擔任主編，嗣後一系列的獨家深度報道，其中2000年10月份推出「基金黑幕」成為揚名之作，該文幾乎引發了內地證券市場的大地震，直接觸發了持續一年多的股市大討論和監管當局一系列嚴厲措施的出台；而2001年「莊家呂梁」、「銀廣夏陷阱」、「誰在操縱億安科技？」等一個接一個的重磅炸彈，使《財經》最終樹立了行業地位和社會聲譽。相對香港大多財經雜誌的內容質量，後者應感到汗顏與羞愧。

身為靈魂人物的胡舒立也以純正的西方新聞訓練（其曾分別於1985年和1994年赴美專業進修），鋒芒畢露的個人性格成為風雲人物。就在2001年，美國《商業周刊》的「亞洲之星」評選中，這項定位為改革前沿領導者的稱號授予她，亦是內地首位獲此殊榮的記者，獲獎評語是「中國最危險的女人」。

在創立《財經》之前，胡舒立創辦過兩位數字的財經刊物，她在辦刊方面，經歷過至少十數次的失敗。或許是反覆創業的挫折磨練了她的意志，豐富了她的觸覺，《財經》自創刊即成為獨具特色的財經刊物。

刊物成功後，《財經》也着眼於行業發展，每年從全國選拔出十位財經編輯及記者，為他們提供總額10萬元的獎學金，資助他們在北大完成全脫產的、為期三個月的經濟學和新聞學的培訓。這一獎學金制度或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財經》和胡舒立的社會抱負。

利益博弈下的人事動盪

《財經》的相關人事風波肇始於今年9月份，當時作為《財經》銷售負責人的總經理吳傳暉正式辭職，此後引發《財經》銷售團隊半數以上人員離開。此後關於舒立去留的各種新聞和傳聞，即成為《財經》此次人事動盪的風暴眼。根據最新消息，胡舒立已經正式辭職，而其繼任人選已經登上最新一期《財經》的版權頁。

人事風波漸趨平靜之時，也恰是反思利益格局和體制糾結之際。在《財經》這一內地標桿性刊物經此轉折，其新管理團隊的下一步戰略調整和胡舒立及其團隊新一輪創業，將成為一個觀察內地財經媒體嬗變和整體商業氛圍變遷的一個難得標本。梳理一下此前《財經》此前的利益博弈，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難得的啟示。



胡舒立曾接受純正的西方新聞訓練，被評為「中國最危險的女人」。



(網上圖片)

《財經》雜誌創辦之初，借鑒西方媒體新聞獨立的基本元素，為保障雜誌採編的獨立性，胡舒立代表製作團隊與《財經》雜誌投資者達成了採編部門獨立預算的制度安排。

在此制度下，採編隊伍得到每年固定數額的經費預算，而不受雜誌的銷售業績影響，採編執行也不受銷售等經營行為影響。這一西方媒體慣常的防火牆制度，成為《財經》雜誌迅速崛起的基本制度保障。

激勵不足 人心思變

但是，《財經》超出市場和內部預期的成功，也成為今天這場人事動盪的根源。《財經》的成功帶來的直接商業利益就是其廣告、會議和發行等收入迅速上升，據說2008年達1.7億元人民幣，而獨立預算體制下採編部門的預算增長，遠遠低於銷售收入增長，這也導致《財經》的採編人員整體收入水平在業界僅處於中等，與其在行業中的職業光環不相匹配。

以胡舒立為首的採編團隊核心人物，雖然得到了《財經》雜誌母公司財訊傳媒（205）的股權激勵，但是由於其母公司旗下其他雜誌業務乏善可陳，影響了公司整體業績，進而拖累公司股價低於舒立等人激勵股權的行權價，股權激勵形同虛設。由此，核心人物利益受損之下，加之基礎員工的收入有限，整體團隊人心思變，也就順理成章了。

《財經》雜誌此次事變，也是內地經濟轉型中的常見現象，在其他行業也大量有這種優秀經營團隊因激勵不足，集體出走而造成公司劇變的事例。作為行業曝光率最高的媒體行業的主流媒體爆發這事件，把這類問題推到了社會鎂光燈下。

以後《財經》能否保持現有風格，胡舒立能否再創輝煌成績（傳聞她將出任廣州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將成為令人深思的話題。或許，今次事件見證了內地媒體高層人力市場的進一步開放與成熟。

何順文 澳門大學副校長兼教授

李元莎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商學院助理教授